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十八

明 陳耀文 撰

伯叔

世父父之弟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爾雅

世有為嫡

者嗣世統故也

註

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

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卡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疏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

父之弟曰叔叔者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

次癸在下也

釋名

齊衰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

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種引

字叔爰盜字絲名重朝庭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

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諫盜曰君衆辱之後雖

惡君上不復信徒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

卑濕絲能日飲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

其計吳王厚遇盜

本傳

大人疏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
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語受以止足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

漢書

十起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為無私乎

漢後

引老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生平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上

活姪瑯瑯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全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

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

兄之子與子明同義

論衡

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

自養視遭饑饉弃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東觀漢記

親若幼童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
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生食則比豆

拔柴載還范丹為菜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
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丹適行還

怒勅子拔柴載以還之矣

袁山松書

陽中惡風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
度其叔父教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
面喁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
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
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凝焉後叔
父有所告嵩終不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曹瞞傳

傷耳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
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

魏書

祖父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

謂叔父衢曰故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

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魏志

凝叔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竒趣皆濟所未聞也

晉書

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

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
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
也既而辭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
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
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世說時人
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
處季孟之間乎

晉陽
秋

蘭王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世說

佩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得乃焚之

本傳

穢素業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謝安嘗欲詣納而納
殊無供辨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作數十人供安既
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輒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晉書

先見安帝時以劉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尊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

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三十國
春秋

餉新許紹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紹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訴無日在家餉饋肇莫非爛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紹先無有懈怠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

此而得釋

宋書

長風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慤所志

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

戶上

活弟子孔嚴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

之晉書

矜少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

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悔色甚愧

廢寢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肩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丹

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

南齊

二魏魏收字伯起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以華辨

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對曰以從叔見
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邪輸者故上書令陳留公繼伯
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
玩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文襄曾宴東山楊愔
與魏收相嘲文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
收在并州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
聞衆人皆笑收雖日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北齊

史無傳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冊嘗問約曰從叔太常
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

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

宋齊
語錄

乳汁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
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涉旬而
有汁遂長天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闔郡

歌之

唐書

賞踈野李約初至金陵嘗與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

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
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
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笑

因話錄

獻圖贊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
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

倦遊錄

詩箴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舫花輿覽南

北二山之勝未乃真宴於南園同族別院與馬席間有
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黃判韓顧族
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
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
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疲竹齋
談數

屬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曰先君舍
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

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
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左隱三

終致國乎與夷

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公羊

竹室楊惛字遵彥小名秦王幼時學庭前有柰樹實落
地羣兒咸爭之惛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
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

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
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
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父兄黃門侍郎昱持
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
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北齊

合璧事類以昱為惜叔父預期誤

反被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
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謂伐蜀也

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

會果反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晉書

教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
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
曰忍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
果為儀同三司

上

能養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
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三十國

春秋

帶經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泣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

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晉書

教姪女服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縗之總八寸也緇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檀子

遺腹姪女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犇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

後漢

篚器之訓度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茗

為箕箒馬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

問詩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上

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
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

封謂謝

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

晉書

世說注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晉書避淵字
故云謝川耳通志畧列女傳亦書川字何耶

姑

父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為父故之人也

釋名

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

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爾雅

中賓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儀禮

義姑魯義姑者野人之父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

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
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
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庭乎遂回軍不伐魯魯
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列文
傳

赴火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
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
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上

筮嫁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墟

左傳十一

散寶堂下吕后崩平勃使人劫酈商令子寄給說吕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吕須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吕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

也

漢書

止傳舍桓晁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驚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

後入暍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暍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

上

彪姑成帝班婕妤好彪之姑也

上

曜卿姑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也

博物志

李膺姑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同名

先賢行收

奴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容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世說

咸與姑書曰

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

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孚別傳

咸既追婢於是

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

竹林

七賢

論

姑女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甚有
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

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
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
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
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世說

戒勗王江州

偷

夫人

謝玄
妹

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上

娶眇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
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盾之妻

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北史
二十

見賞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
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

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道艷

宋書

讀詩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

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上

不造門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

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

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梁書

名亞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

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

後周書

行賄裴佖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

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

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

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

命餘為飯倍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倍
曰懋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絕千匹

國史補

姊妹

姊妹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爾雅

伯姊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泉水

委禽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布幣而出于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于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

左昭
元

除服弗忍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記

刺筭趙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及歸慮所
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

諾弟姉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
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
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
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
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
今有刺笄之證山與反斗之號呂覽襄子既殺代王使人
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
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魏土地記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史記

不慈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徃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韓非子

烈姊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狹累因自皮面屠腸以死韓取其屍暴于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嫠聞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乃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

天者三亦自殺于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

史記
國策

進妹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初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

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史記

女媭女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離騷女媭屈原姊也楚

人謂女曰媭

注

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

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

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荆州圖經

袁山松

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異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媭廟擣衣石猶存

上書還兄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為都

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

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後書

觸鎌秦彭字伯平為三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姉姊乃
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姉觸鎌傷姉遂亡縣正論法彭曰

救無惡志乃輕罪之

漢書

設飭留錢范冉丹字史雲姉病往看之姉為設飭冉留

錢一百文姉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

謝書

太原郝子廉一

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

去

風俗通

抱聽鄰讀賈達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
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達
隔籬而聽之達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
六經姊謂達曰吾家貧困未嘗有儒者入門汝安知天
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達曰憶昔姊抱達於籬
聞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

拾遺記

託弟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

謀匿爨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將爨東下得全

白帖

先行表隗妻馬倫融女也初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上

從妹宴飲趙岐娶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華裾蔽其門岐曾讀周官二

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後漢

姊夫貸錢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年授乘併日而食衣個徹行常以蓋

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別傳

曹大家班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號曰大家

後漢

節行張溫為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有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

遂食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讚頌云

文士傳

入常凜凜蜀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
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

凜凜

法正傳

先主入蜀權遣舡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

死今俗呼為焦磯娘娘馬

求名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
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

求名遣而不問

晉書

迎妹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
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世說

玉映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獻之有所尼
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上

喻弟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
粒糝藜藿其姊喻之曰其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
以勝哀

其

才姊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
並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

章最盛

上

長廣橋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鈔糴米還橋小不敢
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

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為名也

梁典

遣信王敬弘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
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

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

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宋書

貧家食未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為
荊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激之修
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之鎮分祿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
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宋書

樂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

亦明識有禮訓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

梁書

才亞左芬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

太冲爾

詩品

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

小名錄

三娘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長妹適王叔英二妹名令嫺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

甚悲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

彤管集

神人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蕭韶太清記

女進士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

六年登科

南楚新聞

陸家姑張廵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廵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號王巨之走臨淮廵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不受為廵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廵被害

堂饌庾倬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

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

因話錄

嚴師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收繫胡毋班字季友八厨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

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婦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謝承書

二謝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

傾筐倒皮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世說

劾奏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賦貸覽劾

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梁書

踈妹夫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
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

北齊

誤殺刀躍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徒交代
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坐割
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
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投
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

因話錄

妹為制服畢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
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
之服其弟桐亦甚哀毀並為當世所稱

舊唐

二妹表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
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志

救弟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

號泣曰庚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

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

世說

南山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

毛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

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桓三

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八^十

叔嫂

嫂婦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爾雅

妻嫂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景陽飲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淮記論訓

鑠釜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
丘嫂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為美盡鑠釜客去高祖視釜

尚有羨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曰其母

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誦羨侯

漢書

丘史作巨大也

食糠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
問平食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伯聞而逐其妻

上

盜嫂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
疑曰我無兄終不明

責錢鄭弘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一
齋錢還弘弘不受也

會稽
典錄

冠入馬援兄况卒行服暮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常

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

爭訟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

詐公遂不仕

東觀記
逸士傳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選彈
劉整

與別阮籍嫂嘗還家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設也

世說

儋糞王平子

澄

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

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
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
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上

家嫂林道人詣謝公東陽

明

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
信令還而大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
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上

解圍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
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
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晉書

風吹財歸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
富與弟同居其妻言庭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
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

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

寺號曰朱明寺

興地記

恭和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因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

宋書

求還資劉祥字顯徵兄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

求迎喪還至大雷祥與整妻孟爭計還資贖忿祥仍委前還任遐奏曰祥厥兄浮擷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丹夙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

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

南齊

如母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上

自賣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椰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

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
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

上

市米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詣
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

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南史三
十四

叔郎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叔郎整恒
欲傷害侵奪寅息遂婢綠草寅弟二庶息師利去歲
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
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任昉
奏彈曰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選
講老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
紗帷以聽之

鄴洛昇
時記

叔嫂服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

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日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舊志

咨事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

子不過也

新唐

罄橐遺叔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

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
過寡嫂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
鬻况貲用乎於是罄橐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
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為第一什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
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置里名乃知上第

南唐書

命主家事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
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妯光進命反之曰姊
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書

則範王汝南湛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渾婦鍾

氏球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姒娣雅相親

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
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世說

拜弟婦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
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叅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
狂耶新婦叅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
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

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五代史補

娣姒人多以兄妻呼弟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左成
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
向妻為姒是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賈鄭杜皆云知娣姒
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爾雅疏

女

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

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
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穀梁
桓三

弃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其姬之妾取
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其姬與之食公見弃
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襄二
十六

上書贖父齊太倉長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
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
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
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史記

女囚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
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洩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
女賺女歸寧囚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
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鄉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

封海昏侯不受

國經

自沉見夢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

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
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
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
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
碑以旌孝誠也

水經

後漢作叔先雄

投衣祝父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為巫祝能撫節按
歌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
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

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

處而沉娥遂隨衣投江死

項原列女傳

經五日抱父屍出

碑

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耶郢子禮為

之作碑

會稽典錄

後書作迎娑娑神似誤

報讎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

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梁配欲論殺之蟠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配乃為讞臧

死

後漢

三女葬父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
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姉
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
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

水經注

授廬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娥父吳人大
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

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

紀聞

對作賓王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世說

貸錢王戎女適裴願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

錢乃釋然

上

突圍乞師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
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
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
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

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叫絕宋謝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
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死戰場柰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為落淚

南史

身蔽張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

女以身蔽父刃先父卒

梁書

市玉釵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

南部新書

隨父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鱗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嘉之兼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為父所生今為官所賜誓落

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

文數

給賊赴江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郡盜掩至鄭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恣賊所取一不犯但云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相顧無以為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為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族既為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止一會親族以托

好求足矣賊曰喏又指所偕來二婢公既以偷為名此
婢不當我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貌美且順已
顧無不可見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

賢之

青瑣
高議

叅軍王蜀相周庠者初在印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印
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
住臨印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
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

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竒之召於學院與諸生
姪相伴善碁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
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嚴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
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
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
鏗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

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
乞罷歸臨卽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玉漢
編事

荆棺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
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

女打荆棺

古今
記

外祖

虎冠吕后崩周勃等盡誅諸吕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
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漢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

漢紀

述書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

春秋以材能稱

漢書

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

上

解忿樊重字君雲光武外祖也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
外孫何氏兄弟爭別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

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

後漢

無為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

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
外家為鄉人所賤志

品題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
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
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
似足作健不志

鞠養劉顯字嗣芳歟族子也父駿字仲荆博識強正名
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

亡後母沒十許年酸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

南史

中外之寶范岫字懋賓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

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

梁書

都似風韻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
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
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

酷似

梁書

陽元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上

自杖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

隋書

撫背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

本傳

舅甥

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馬

秦詩

投壁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壁于河

左傳二
十四

三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
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
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莊六

懲舅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昭二
十八

注言父多妾媵而

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報讎賈淑字子厚為舅宋瑗報讎于縣中為吏所捕係獄當死郭林宗與語淑懇惻流涕太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謝承書

不召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為吏滂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後漢

嚼棗以哺平邱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未抱尸號泣悲哀
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歔歔不能吞咽

恭邕

進表

殯葬吉閔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遜死家貧子幼

閔自造墳塋殯葬之

三輔
決錄

衣被不受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

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東觀
記

宅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

竈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後為相國參軍

文帝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傳

敗俗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

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陽秋

朗照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見玠輒嘆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世說

濟嘗與玠同游語人曰昨日

我與外甥并出同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別傳

含飯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
傳共飴之公常攜凡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郝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林

頭心喪終三年

世說

奕奕劉嶼字慶孫弟崑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
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史

牙慧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世說

韓康伯清和有

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上

鼠輩郝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
弟愔子超未亡時嘗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

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上

形似桓豹奴

嗣

是王丹陽

混

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

上

刻薄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

度

聞之曰家舅

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上

各美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棹梨橘柚各有其美_上

坐越舅右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
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
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_志

此舅此甥王忱字元達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
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襟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
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
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詣甯謂曰御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志

大舅小舅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
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
復欲爾邪懌聞飲酖而卒

晉書

酷似何無忌東海鄉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
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叅議之桓玄之篡與劉
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謂其黨曰烏合之衆
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

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上

世無渭陽謝絢字宣映曾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袁

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

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晉書
安傳

袁湛初陳郡謝重王胡之

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缺重子絢湛之甥也常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南史

割瘡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人才寧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箸
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入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
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

密往割之舅即死

宋書

月旦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
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后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齊武聞之與延之書

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

裕玄孫也

南史

歸阿士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
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
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
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

志

名蘭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
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

元也

記

取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竒之又取史傳各

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之

梁書

如禮梁顏協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

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

南史

類舅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彈舅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
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

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彊禦

梁書

誦詩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六歲學史書十一

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

涓陽未邪惜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
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貌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

刮目而視之

北史

對玉北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
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
之竒良在此甥

上

英拔陳江聰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
蕭勸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后知名當出吾右

上

論兵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
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唐書

頭觸玉階唐霍獻可為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
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
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
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
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
是汝舅血染者耶

御史
臺記

命子同名姚崇外甥任奕任昇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
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踈命與其
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杖殺史牟權鹽於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
餘歲從牟檢哇拾鹽一顆以歸年知立柱殺之其姊哭

而出救已不及矣

國史補

真珠室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
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

摭言

抵舅罪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
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毋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

唐書

無罪斬甥劉昌寧陵之圍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
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勒
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

離二不祥莫大焉

上

引庇它族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

克勤心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
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上

判毀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
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
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載觀相里
之剥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
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
燧而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

嘉話錄

姨

從母母之姊妹為從母

兩雅

問難周季貢班固姉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

曹大家難之

三輔
決錄

斷乳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

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晷乃斷懷敬乳自養

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

宋劉懷
肅傳

識機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常謂其
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
服奴婢終不肯受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
遣人強輦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
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
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類亦不過
也

魏書

不事女主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干橋南

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棊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公大慙而退

松憲
雜錄

表兄弟

內外兄弟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爾雅

乞封羊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恭襲

詔封襲關內侯

晉書

不餞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
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
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責陽城太守
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上

鼓琴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
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

不可榮辱^上

食醬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責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南史

充選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劉璠梁典

勵志孔若思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

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唐書

跪奏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有員
淑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
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
奕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即答說因賀帝得竒童帝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上

倨不冠帶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
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

彥昭為憾至是疑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救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疑竟免

本傳

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唐書

育女柳公綽外兄薛官早卒為育其女嫁之

上

翁婿

父一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
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左桓
十四

贅婿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

史滑
稽傳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漢賈
誼傳

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

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朮贅非應所有也

注

世

說贅婿為布袋謂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

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

符覺

察

不拜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
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
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
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

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
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
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
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

紮叢

六子

子婿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
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徹自
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

史記

倩宋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
京下方石即美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
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

土倉公傳

徐廣曰倩女壻也

遠嫁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成帝自臨問之禹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本傳

水清玉閨衛玠天韻標今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
以裴叔通曰妻父有水清之姿婿有玉潤之望所謂秦

晉之匹也後玠以天下大亂移家西行至江夏玠妻先
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
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
是以女妻焉

晉書及別
傳玉作璧

抑毀戴若思弟邈華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淵而進
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
每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况
黜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

晉書

受困裴散騎遐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嘗時
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
豐瞻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
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

受困寡人女壻

世說

晚令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壻嘗箸白綸巾肩與徑至
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
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世說

刑寡妻齊謝朓為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比張禹魏崔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微云敬微為荊州五隴城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

本傳

閱書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遠令檢之玠捫腹口已藏之經笥矣

談數

丈人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西陽

雜

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

蘇鶚演義

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

名

叢書

青城山乃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

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

青城山記

婦翁與壻張垧尚寧親公主玄宗眷垧厚即禁中置內

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垧以所賜夸

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本傳

垧尚主在翰

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

賜學士者也

國史補

受薄韋臯見辱於張延賓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

子婿後韋為張西川交代崔救李殊死

南爾
新書

李彥允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待
之不堪加禮一夕李夢身涇枯其輦百人為兵擁入大
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
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
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
相京城尅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

為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公呼曰
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收禁具

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

唐逸史

張延賞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
選進士韋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
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
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贖臯行翌日悉
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旋會德宗

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
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臯非韓
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
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慙懼
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
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園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

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雲溪

友德宗還京拜臯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

道教靈
驗記

不為婚禮杜黃裳始為御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
所稱及執誼為相除太常卿因謂執誼曰令率百官請
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開口議禁
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
即拂衣而出俄而順宗崩憲宗即位黃裳為相執誼貶
崖州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喪事舊唐
呼為雍老崔涯妻雍氏揚州摠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
資贍甚厚崔畧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

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
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止令剃髮為尼涯
悲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
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不羈士安之婿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
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
女婿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息報不服敷陳他日又欲面
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

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惟而退泌即轉殿

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青箱
雜記

命褫帶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
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
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
乎子自食某之食雖敝衣無害也

上

半子回紇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
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

聘跌跌至振武為室韋所鈔戰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
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皆
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唐書

兒

海錄

僚婿

僚婿兩婿相謂為亞

爾雅

詩曰瑄瑄姻亞今江東人呼同

門為僚婿

註

兩婿相謂為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

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

亞也

釋名

友壻嚴助漢武時為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
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
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漢書

弗賓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莊十

二隗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

僖二
十二

大橋小橋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

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

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婿亦足為歡

志

誦賦庾登之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
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
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

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肯坐嘗於晦
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
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
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
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
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為朝

南史

夫妻

匹敵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

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釋名

人道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

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史記

象太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春秋漢含孽

水火交感陰陽以

設夫婦象也

上

配陰陽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

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列女傳

娶塗山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
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
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

狐九尾瘡瘡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

嬌

吳越春秋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

呂覽

先配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左隱八

不言恭哀侯為葦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莊十四

占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上二
十二

內子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
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
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之

傳二
十四

相待如賓季曰使人舍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公以為下軍大夫

三十三國
語聚作恪

伉儷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姘生聲伯而
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
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施孝叔卻犖來聘求婦於聲
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
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
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
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

成十

戒直言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
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
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亟
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晉語初伯宗每朝其
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成十

五

辨姓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杼使人弑之公求之曰陪臣于擷有淫不知二命遂

弑之襄二子產對叔向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

昭元

內主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入君若

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佞
儷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授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晉韓起如齊逆女公
孫嬴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昭二
三

不笑叔向得駿明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
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
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昭十
八

遠丈夫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楚昭王之奔郢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

定四

笑曠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夫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說苑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列說符

私壻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蒼吾媿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

眾語

相思樹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

論為城且妻密遺馮書謬其辭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
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
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
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下左右攬之衣
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與
馮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
愛能使塚合則弗禁也一夕有大梓木生于二塚之端
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

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

號其木曰相思樹

搜神記

韓馮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

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

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九國志王臺新詠

取長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請秦王殺之王告軫軫曰人

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

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

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
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

戰國策

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

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後馮衍傳

陌桑敬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
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秦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

古今

注

私畏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顏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

策 齊

兩袒俗說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為

兩袒者也

風俗通

殺妻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人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

史記

決嫁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
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
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
令名由此益賢

史記

畫眉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

漢書

娶巫丞相黃霸字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

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為封侯者夫人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里人巫家女也即娶為妻

論衡

遺孺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係獄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遺孺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袴而孺中斷

絕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桓譚
新論

送獄丁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

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
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決錄注

從命渤海鮑宣妻者栢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從少君父
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
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官司隸校尉子永始興初為魯郡守
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

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後漢

舉案齊眉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執家慕其高節
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
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
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
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
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依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

上

才美流譽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
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椽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
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
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

幽明錄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

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
作亞於團扇矣

詩品

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痛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

徐淑不齒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

史通

嘉夫妻詩僅見藝文類聚辭多不錄

斷織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

文苑

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

後漢

不諧周澤字稚卿北海安丘人也為太常卧疾齊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
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激發不實又諺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儀

重合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當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初昌欲至蜀郡時有謡兩日出天

謝承書

還衣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襪以衣

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
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
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

衣婦遂自縊而死

物理
論

兩譏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
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
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投水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

張璠
漢記

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死仲卿聞之

亦自縊時人憐之後為名

寰宇記

慕勢中官常侍唐衢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

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衢勢誠彧娶之為論者所譏

典畧彧

父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衢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

於譏議

後漢

擇婦漢末諸恭最盛恭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

承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媚之姊也

襄陽傳

黃承彥者高

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
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上
搗妻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
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
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

朝慶遂絕

三國志

比肩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

為小比肩

三吳記
述異記

不瀆顧悌雍族人也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

妻還其真潔不瀆如此

吳書

修整晉何曾家法修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南妻坐面北對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

八十而終

獨異志

盧杖劉寔字子貢位望通顯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寔不以介意

晉書

堪作夫人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

後當作三公但不知竟堪作夫人否耳

上

身慰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
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
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
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詩

卿卿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
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遂恒聽之

志

籍注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畧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

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說有老母不可
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說
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說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
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犢而不
棄者以非其罪也說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
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
畧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
說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

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說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

自來矣亮從愆期議定

晉禮志

號梁孫晷字文度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時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傳

射婦郭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本傳

重室家宋東徐州刺史張謹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
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謹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
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
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
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境上奉

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謹入魏

北史三十三

蠶室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為肴着帛
冠不十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

卞田居婦為傅蠶室

南齊

對飲沈文季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
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上

重婦柳惔字文通世隆子也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
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
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
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

後出惔因得留目

南史二
十八

比秦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遂憤嘆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念其高義為詩

八首贊之

魏書

健婦夫半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

北史

狗吠邢邵字子才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閣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

北齊

託夢李庶生而天閻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兄岳使妻伴
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
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
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往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
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
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
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北史三十一

鄉里王彪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

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

南史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憶餅師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

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

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

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

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更為親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
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

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獨異志

卜會候請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
人迂僻秉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
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
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

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

玉堂閒話

河魁在房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監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厯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

荆湖遺事

王腕青唇有靚隣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太似露中花其妻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

道何語妻乃誦之夫曰卿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
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

似鳩盤茶

笑林



天中記卷十八